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宁安虹鳟鱼场

1992~1995年度渤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下册



K8/100
2009.2.24
2

阅 见

宁安虹鳟鱼场

——1992～1995 年度渤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下册



文物出版社

叁 墓地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在虹鳟鱼场墓地发掘与研究中，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墓葬性质和与之相关的问题。众所周知，建立渤海国的主体势力是靺鞨人还是高句丽人，因对文献资料的不同解释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近些年，由于本墓地发掘及其他地方发掘的考古资料，为我们进一步厘清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摆脱了只限于文献资料的局面。

该墓地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为那个时期这一地区的渤海文化特点。现将墓地性质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分别叙述如下。

一 出土文物与兽骨

323 座墓葬中 160 座墓出土随葬品，194 座墓葬填土中发现文物，共 2000 余件（包括征集和采集），其中随葬器物约占出土文物总数的 56%。23 座一次葬墓葬中，只有 5 座墓的填土中发现文物，其余与二次葬相关的 300 座墓葬中，67% 墓葬填土中发现文物（附表一）。填土中发现文物，这可能与祭祀活动中毁弃器物的风俗和二次葬葬俗有关，这种习俗在目前有的少数民族葬礼中仍然存在。

第一区墓地 39 座墓有出土文物 109 件，每座平均 2.8 件，第二区 284 座墓出土文物 1433 件，每座平均 5 件（附表一〇）。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家族的贫富分化显示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随葬品，在某种意义上反映死者生前具有的财富与经济实力，其中必然包含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该墓地 M2001 无疑是贵族墓葬。虽然墓顶已被破坏，但就墓室清理的情况来看，比别的墓葬区别还是很大的。墓葬中所发现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等达 100 多件，足以说明墓主人生前的富贵。

第二区墓地中，不同类型的墓葬表现出贫富之差。88 座铲形石室墓出土文物达 828 件，占出土文物总数的 58%，平均每座墓出土 9.4 件。61 座刀形石室墓中出土 172 件文物，平均每座 2.8 件。79 座长方形石室墓出土文物 218 件，平均每座 2.8 件。20 座石圹墓出土文物 140 件。但是同一类型墓葬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有的墓葬有数十件随葬品，有的墓葬则不见随葬品。

出土器物的种类有陶器、铁器、铜器、骨器、玉器、金银饰件等，这些种类大体可分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马具和装饰品。兵器中的铁镞均出土于男性墓中。墓地近半数墓葬没有随葬品，有的墓葬（例如 M2001）随葬 100 多件不同种类的随葬品，这些随葬品可能是死者生前用过的。出土长腹罐几乎都带有烟熏的痕迹。

陶器约占出土文物的 28%。炊器和盛器等器皿都为陶器，器形有瓮、罐、釜、壶、孟、瓶、盖、碗。此次发掘共发现 200 多件完整的陶器，陶器皆为手制，个别陶器在口沿和颈部经过慢轮修整。墓地清理出的陶器素面居多，长腹罐口沿饰重唇的比较多，其他还有少量在陶坯上划成的弦纹、水波纹和锥刺纹。随葬陶器具有特点的有长腹罐，其数量较多，墓地出土 539 件陶器（包括填土发现陶器中可辨认的器形），其中长腹罐有 227 件，约占出土陶器的 42%，可见长腹罐在平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铁器有 695 件，约占出土文物的 37%，一般是兵器和生活用具。兵器有大长刀、铁甲片、各种不同形状的铁鎒；生活用具则有铁钉、铁刀、铁螺旋器、带鎔、带扣、马具等。

铜器亦有一定数量，共发现 325 件，约占出土文物的 16%。《辽史·地理志》载“渤海置铜山郡，地在上京龙泉府南，地多山险。”可见渤海曾是铜的重要产地，离墓地很近。墓地发现的主要铜制品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如镜子、带具、耳勺、耳环、镯、钗、剪刀等。铜器中大多数属青铜制品，也有少量白铜制品，说明渤海人已掌握了合金技术，并且工艺水平较高。

墓地发现的玉器、鎏金器、金银器，有的器物工艺精巧，反映出渤海国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其中鎏金铜花饰、鎏金铜钗等文物，工艺水平较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墓地出土有极为罕见的带文字的陶器，它对研究渤海时期的文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的陶器器底和腹部表面还施有“+”“-”等符号，“+”符号在欧亚大陆的许多民族间被象征太阳和阳光，并被认为具有保护陶器所盛的东西避免恶魔损害的作用^[1]。另外在清理砖室墓中，出土一批珍贵的渤海时期的红砖，也有少量青砖。砖有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长方形等不同规格和形状。其中红砖占多数，是研究渤海时期建筑风格的绝好资料。

渤海建国前后，这一地区的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较大，这在墓地中也有反映。从动物种属分析，在 30 座墓葬的填土内，出土了 33 个动物个体，其中马占 87.88%，牛占 6.06%，狗和猪分别为 3.03%。可以看出马的数量较多，地位也是最高的，也可能反映出独特的经济类型。从动物骨骼出土部位和数量分析，牙齿占骨骼数量的 87.88%，肩胛骨占 6.06%，股骨和胫骨各占 3.03%，在该墓地内动物牙齿是墓主人最崇拜部分，也可以看出该墓地特殊葬俗（附表四）。渤海人“善骑射”，所谓“胜兵十万”大多是指骑兵，这在史料中屡有记载。渤海有名的马有“率宾之马”，渤海产马，以马为贵，也在墓葬的填土中有所反映。史料中记载“其畜多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更为突出的是，此次发掘发现马骨数量最多，均出土于填土中，还有少量牛、猪、狗，这是靺鞨人死后以马进行祭祀的风俗的反映。

二 葬 俗

虹鳟鱼场墓地埋葬方式有一次葬，二次葬，一、二次混合葬，火葬，表现形式为单人葬和多人

[1] 《渤海国陶器上的五角形符篆和用途》，《东北亚考古译文集》第四辑，2002 年。

葬。二次葬是主要的埋葬方式，数量很多，有 194 座（不包括空墓和出土少量骨头的墓葬）占墓葬总数的 60% 以上。二次葬是这个墓地乃至渤海人的主要埋葬习俗（附表二、附表六）。

本墓地一次葬共 23 座，占 7%。其中单人一次葬有 17 座，二人一次葬 4 座，三人一次葬 2 座。一次葬较为简单，数量较多的是在一座墓葬中只有一个个体。超过两个个体以上的一次葬法，见于铲形、刀形、长方形石室墓中。

一次葬大多数葬于石棺墓。石棺墓中的人骨保存欠佳，但还是能看清人骨的准确位置。这种现象是受自然条件所破坏的结果，换句话说石棺墓中保存的人骨多数属于一次葬。虹鳟鱼场约 50% 石棺墓中无人骨，这可能是迁葬以后的现象，原本是属于一次葬。

二次葬是该墓地的主要埋葬方式，其中多人二次葬（三人以上）56 座（包括一、二次合葬），二人二次葬 42 座（包括一、二次合葬），单人二次葬 59 座。值得注意的是墓室中无人骨的空墓有 81 座，发现少量骨头、骨屑的墓葬 62 座。上述数据表明两处墓区中比较流行的是传统的二次葬，除了一次葬以外，其余不同的表现形式都与二次葬有关。

虹鳟鱼场二次葬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一次葬和复次迁葬的骨架合葬的二次葬，有 14 座。二是不存在一次葬，完全由迁葬的骨架合葬的二次葬，有 143 座。前者少于后者，不管是何种形式，两种方式最终表现为二次葬。二次葬中的合葬人数由二人到三人以至多人。考古界已公认二次葬是渤海墓葬的主要埋葬特点，虹鳟鱼场墓地亦不例外。

一次葬和复次迁葬的二次合葬，其特征是先埋葬墓主人后，其他人骨复次迁葬于同一墓室。墓地有 14 座墓葬中发现一次葬和二次葬的人骨葬在同一个墓室里。一、二次合葬中，均有 1 具一次葬骨架，其中 9 具为男性，其余 5 具为女性个体。合葬后的人骨架，每墓室有 2~7 个个体。二次葬的人骨往往没有规律地散落在墓室内，骨架包括老年、成年人和小孩，这种迹象反映出这些墓葬是通过迁葬以后合葬的墓葬。14 座墓葬中，1 座墓没有异性，合葬骨架皆为男性。其余 13 座墓均有男女合葬，其中 4 座墓有小孩骨架。

墓葬中的一次葬的墓主人可能是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另外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墓葬无一具一次葬小孩骨架。这就说明一次葬和复次迁葬的二次葬中墓主身份比较明显，一次葬的骨架是墓主人，其他二次葬的死者都是从别处迁葬过来的，而且属于家中的次要人员。

完全由迁葬的骨架合葬的二次葬有 143 座，其中多人二次葬（三人以上）48 座，二人二次葬 36 座，单人二次葬 59 座。虹鳟鱼场墓葬中数量较多的墓葬是无一次葬骨架的多人二次葬。二次合葬墓多数为封土石室墓，这种墓葬首先在地表上挖一个长方形土坑，先砌筑东西北三壁，然后埋入人骨，之后封顶，最后封墓门（或堵南壁）。二次葬的骨架残缺不全，散置或无规律的放置，骨骼或多或少，所迁骨架的墓葬也有差别，有的墓葬无人骨，有的墓葬留下少部分骨架。二次合葬放置的方式和位置也极随便，找不出任何规律，有的甚至和随葬品叠压在一起。但是从迹象看，迁葬或合葬时头骨最为重要，所以数量较多的二次葬只有头骨，其他骨骼则少或不存在。

迁葬后的墓葬。有的墓葬没有发现人骨，有的墓葬只发现骨屑和一部分零碎的随葬品。尤其有的墓葬因为迁葬时不注意，导致人骨架和随葬品散落在墓室周围。

二次葬是主要埋葬习俗。从墓葬结构看，一次葬的墓室小于二次葬，而二次葬的墓室大于一次葬，绝大多数为封土石室墓。

怎样理解墓地存在的二次葬的性质？该墓地56座多人合葬墓中，42座墓葬有男女合葬或小孩合葬的现象，约占75%。9座墓葬表现为同性合葬，其中8座墓葬由男性合葬，女性合葬的只有1座。6座墓中有的个体无法鉴别其性别。二人合葬有48座，10座墓葬无法鉴别其性别，其余27座墓有男女合葬现象，约占56%，11座墓葬为同性合葬墓，其中10座墓葬为男性合葬，女性合葬墓只有1座。

上述现象表明，虹鳟鱼场墓地中存在的二人或多人大二次葬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合葬墓。二次合葬的出现，首先其目的是为了不同个体的合葬，不同个体合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同一个家族成员的合葬。学术界对渤海二次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原始社会就曾存在过的古老葬俗”，反映出渤海“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还很牢固”^[1]；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二次葬的，很像是无姓而隶属于王族右姓的部曲和奴婢”^[2]。还有，二次葬制度是表明个体家庭已成为渤海社会基本单位的同时，作为原始社会残余的血缘纽带及其观念依然顽固地存在于渤海人的意识形态中。同时提出，二次葬埋葬者中或许有奴婢或奴婢身份的个体^[3]。渤海的一、二次混合葬既不能看成是家族葬，也不能看成是殉葬，只能看成是陪葬^[4]。

观察和分析一下二次葬的迹象，渤海的多人二次葬有一定的规律。近几年的考古资料说明王室贵族墓中也存在多人葬和二次葬，比较典型的渤海三灵1号墓和2号墓都以多人葬的现象出现，1号墓中清理出3个男性成年个体，2号墓中出土15具人骨，这种现象充分说明，渤海的上层集团也顽固的保持了血缘关系。

通过虹鳟鱼场发掘资料看，在一个墓群中发现一次葬、二次葬、迁葬后的空墓，这种迹象比较符合一个墓群中以家族为单位埋葬的客观规律。

二次葬是多人葬的前提，为多人葬而产生的一种手段，多人葬大都与二次葬共存，可以相提并论。个别墓葬也有多人一次葬，但这种现象当时存在一个前提条件，而且到目前为止发掘的数量也极少。从发掘材料比较中得知，渤海早期墓葬中的人骨数量少于渤海中、晚期墓葬中的人骨数量。但从早期开始明显地留下了二次葬的埋葬习俗。墓葬中凡是二人葬以上的绝大多数是二次葬，同时亦存在单人二次葬，这种现象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该墓地中发现7座火葬墓，但其存在的数量较少，并且多人二次葬中没有发现火葬。从目前发表的材料来看，火葬习俗在第二松花江流域渤海早期墓葬中发现数量较多，其余同期墓葬中少见，到渤海稍晚些时候的墓葬中均不见。

虹鳟鱼场火葬墓中的骨架不完整，周围未发现红烧土和木炭，烧焦的骨架可能是火化之后迁过来的，7座墓葬中的烧骨均属于二次葬。有的墓葬中，在烧骨周围留下黑土痕迹。

二次葬是虹鳟鱼场墓地的主要埋葬方式，其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多人葬，二人葬，单人葬，还有少数火葬，该墓地与二次葬有关的约占90%以上。二次葬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埋葬习俗，一次葬次之，还保留少数火葬习俗。

[1] 郑永振：《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

[2] 《文物考古三十年》第108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 孙秀仁：《略论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的形制、传统和文物特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 严长录、朴龙渊：《北大渤海墓葬研究》，《渤海史研究》第2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朝文版。

三 墓葬分期与年代

本墓地存在 15 组打破关系，但无法从打破关系入手找出其相对早晚关系。墓葬流行薄葬，323 座墓葬中 163 座墓葬没有随葬品，约占 50%。每个墓葬出土随葬品种类较少，器物组合也简单，给分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寻找到有助于分期的线索。

随葬品中的铁器和铜器，其延续使用的时间跨度较大，分期意义不大，因此我们主要对陶器进行分期，了解墓地的早晚关系。陶器有瓮、壶、罐、碗、器盖、瓶等器类。由于墓葬缺乏有明显早晚关系的地层依据，我们只能以桥联法和横联法^[1]对陶器进行排比，而将墓地出土的陶器分为三期，每期的主要器物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期：本期陶器皆为一区墓地中的征集品，可以肯定完整陶器均出土于墓室内。陶器均为夹砂陶，器表呈红、褐色，素面，手制，烧制火候较低，显得斑驳不均。器物口沿下饰锯齿状附加堆纹，个别在堆纹上面饰等距离的 4 个指压纹。典型器物有长腹罐和鼓腹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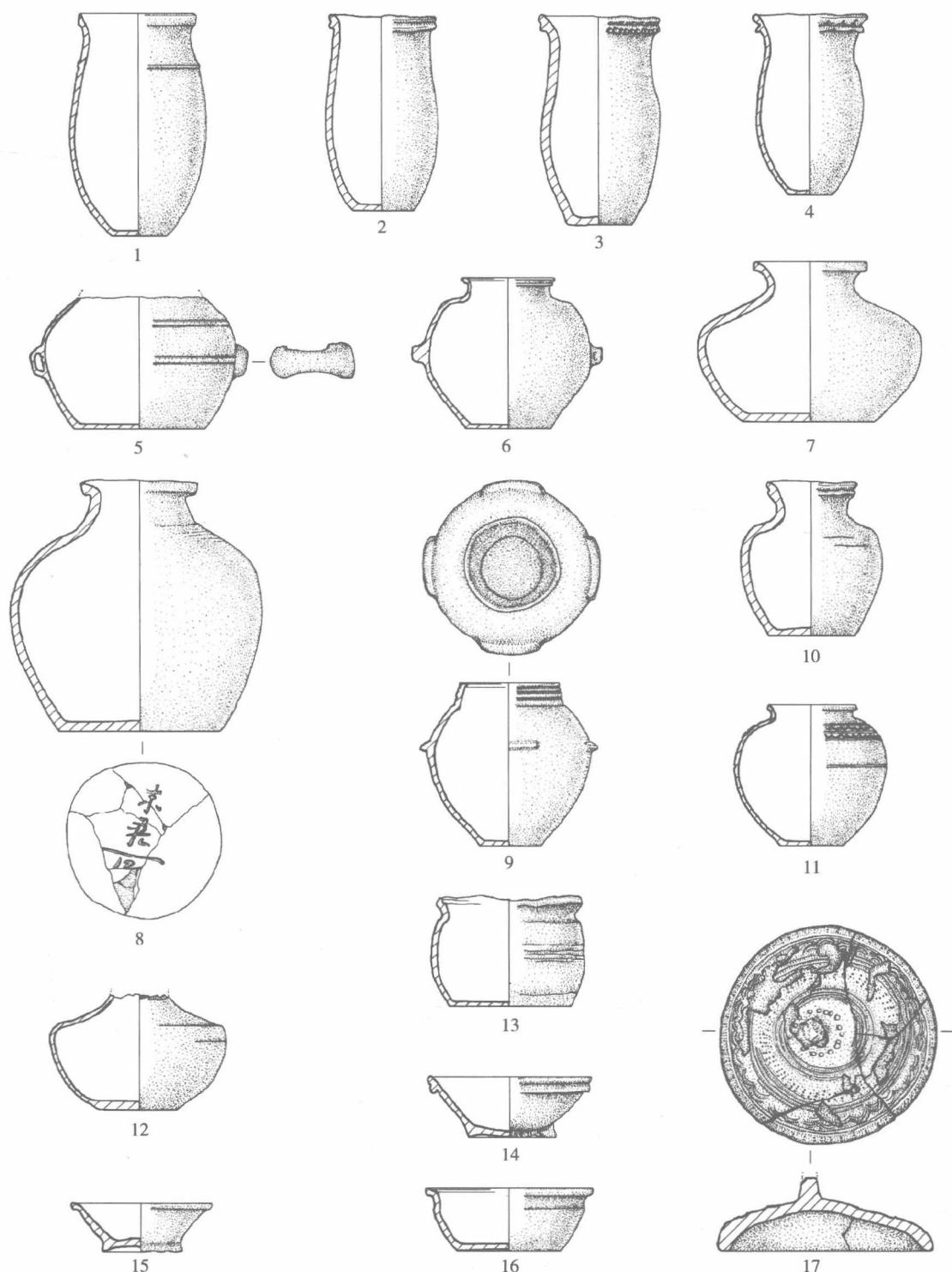
第二期：随葬陶器多数为夹砂陶，有少量夹砂红褐陶，手制，部分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少数长腹罐口沿仍饰锯齿状附加堆纹，但数量上明显减少，而较流行重唇。这时候几乎不见第一期时候的器物特征，但是长腹罐和鼓腹罐明显与一期同类器物有相互衔接的迹象。器物种类明显比一期增多，有长腹罐、鼓腹罐、敛口罐、瓮、长颈壶、短颈壶。

第三期：不见第二期时候的器物特征。陶器种类比较多，陶质多为夹砂陶，均为手制，绝大部分器物经过慢轮修整，器形比较规整，出现少数灰陶和夹细砂陶器。器类器形多样，形态规整，纹饰有弦纹、锥刺纹和水波纹。此段的长腹罐、鼓腹罐（深腹、圆鼓腹）、敛口罐（子口、无颈）、壶（长颈、短颈）、瓮、直口罐等器物与二期同类器物比较，都有相互衔接的因素，说明其年代跨度不大。而且这时候各种器类的形状比较活跃，比其二期有新的器形出现，鼓腹罐中的长颈鼓腹罐和深腹罐、子口敛口罐、直口罐、盘口壶等器物均出自三期器物中。

二期和三期中间增多新的陶器，长腹罐中的垂腹（图六七九：1~4）、桥状耳罐（图六七九：5、6）、广肩罐（图六七九：7）、文字鼓腹罐（图六七九：8）、釜（图六七九：9）、折肩罐（图六七九：10、12）、圆球状鼓腹罐（图六七九：11）、盂（图六七九：13）、碗（图六七九：14~16）、盖（图六七九：17，图六八〇：11、12）。瓶和壶类器物更加活跃，有鼓腹瓶（图六八〇：1）、鸡腿瓶（图六八〇：2）、小口瓶（图六八〇：3）、大平底瓶（图六八〇：4）、折肩瓶（图六八〇：5）、长腹瓶（图六八〇：6）、斜腹瓶（图六八〇：7）、细颈壶（图六八〇：8）、长腹壶（图六八〇：9）、肥颈壶（图六八〇：10）等因为缺乏相关的器物组合，很难断定其相对早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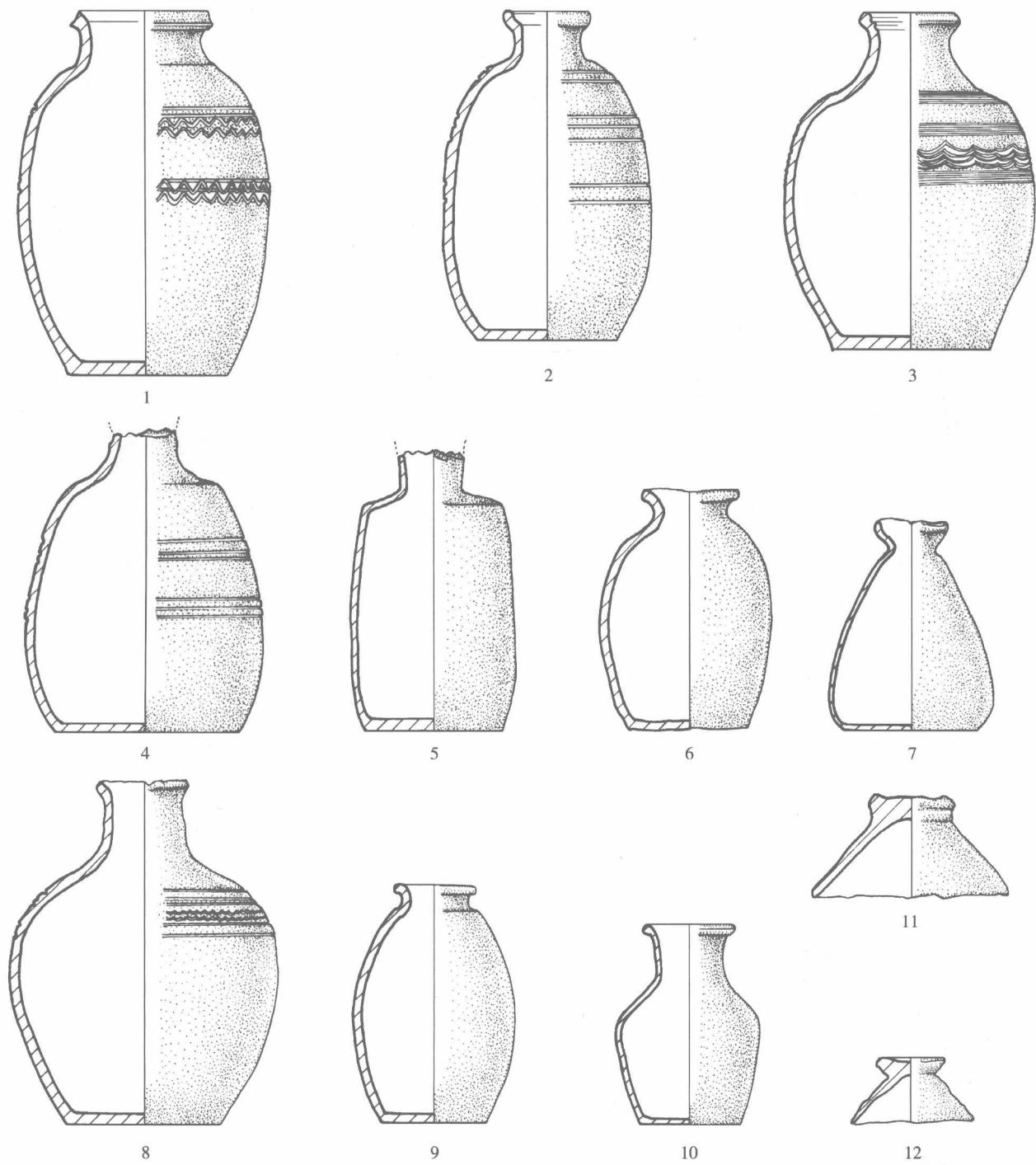
随葬陶器中，各期的长腹罐、鼓腹罐、敛口罐、瓮、长颈壶、短颈壶等器物数量较多，变化较快，演变轨迹较明显，故可作为分期的标型器。

[1]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 年 5 期。



图六七九 墓地出土陶器

1~4. 长腹罐 (M2298:1、M2298:2、M2280:8、M2252:2) 5、6. 桥状耳罐 (M2004:2、M2307:2) 7. 广肩罐
(M2205:13) 8. 文字鼓腹罐 (M2172:3) 9. 釜 (M2264:2) 10、12. 折肩罐 (M2054:1、
M2091:1) 11. 圆球状鼓腹罐 (M2258:2) 13. 孟 (M2079:1) 14~16. 碗 (M2280:7、M2123:3、
M2279:3) 17. 盖 (M2045:2)



图六八〇 墓地出土陶器

1. 鼓腹瓶 (M2166 : 2)
2. 鸡腿瓶 (M2028 : 1)
3. 小口瓶 (M2176 : 1)
4. 大平底瓶 (M2021 : 6)
5. 折肩瓶 (M2104 : 1)
6. 长腹瓶 (M2185 : 2)
7. 斜腹瓶 (M2072 : 1)
8. 细颈壶 (M2264 : 5)
9. 长腹壶 (M2205 : 3)
10. 肥颈壶 (M2045 : 4)
- 11、12. 盖 (M2165 : 15、M2268 : 4)

第一期：本期出土的有Ⅰ式长腹罐、Ⅰ式鼓腹罐，器物类型较少。

第二期：此期出土Ⅱ式长腹罐、Ⅲ式长腹罐、Ⅱ式鼓腹罐、Ⅰ式敛口罐、Ⅱ式敛口罐、Ⅰ式瓮、Ⅰ式长颈壶、Ⅱ式长颈壶、Ⅰ式短颈壶。

第三期：此期见有Ⅳ式长腹罐、Ⅴ长腹罐、Ⅲ式鼓腹罐、Ⅳ式鼓腹罐、Ⅰ式长颈鼓腹罐、Ⅱ式长颈鼓腹罐、Ⅰ式深腹罐、Ⅱ式深腹罐、Ⅰ式子口敛口罐、Ⅱ式子口敛口罐、Ⅲ式敛口罐、Ⅰ式直口罐、Ⅱ式直口罐、Ⅱ式瓮、Ⅲ式瓮、Ⅲ式长颈壶、Ⅱ式短颈壶、Ⅲ式短颈壶、Ⅰ式盘口壶、Ⅱ式盘口壶。

墓地出土陶器，二期和三期之间早晚相继的迹象较明显，一期和二期之间有一定差距。根据墓葬形状和随葬陶器的分析，可以认定整个墓地形成时间可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现将各期典型陶器的主要特点归纳如下（图六八一，附表七）。

长腹罐。Ⅰ式为侈口，手制，口径大于腹径，口沿部饰锯齿附加堆纹。Ⅱ式、Ⅲ式均为重唇，手制，口径略大或等于腹径。Ⅳ式重唇，口沿经过慢轮修整，腹径略大或等于口径，部分器物上出现纹饰。Ⅴ式重唇，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口径明显小于腹径。长腹罐发展趋势是由口沿饰锯齿附加堆纹演变为重唇，一期口径大于腹径，到三期口径小于腹径。

鼓腹罐。Ⅰ式为手制，侈口，口沿饰锯齿附加堆纹，腹较长。Ⅱ式手制，圆唇，侈口，鼓腹。Ⅲ式为重唇，折沿，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圆鼓腹。Ⅳ式为重唇、尖圆唇，短颈，圆鼓腹。其发展趋势是唇饰锯齿附加堆纹逐渐演变为重唇，口沿由外侈变为折沿，逐渐变成短颈，腹部由一期的长腹变成圆鼓腹，这时候纹饰较发达。

长颈鼓腹罐。Ⅰ式为长颈，口微侈，鼓腹，微折肩。Ⅱ式颈部变短，腹变为圆鼓腹。其发展趋势是颈部变短，腹变为圆鼓腹。

深腹罐。Ⅰ式为侈口，微折沿。Ⅱ式微侈口，腹近似于圆鼓腹，肩饰纹饰。其发展趋势是侈口演变微侈，腹变为圆形。

子口敛口罐。Ⅰ式子口较长，深腹。Ⅱ式子口较短，浅腹。其发展趋势是子口变短，深腹变浅腹。

敛口罐。Ⅰ式口微敛，深腹。Ⅱ式敛口；Ⅲ式敛口，腹呈圆球状。其发展趋势是深腹演变为圆球状。

瓮。Ⅰ式为深腹，溜肩。Ⅱ式微折肩；Ⅲ式圆鼓腹。其发展趋势是长腹演变为圆鼓腹状。

长颈壶。Ⅰ式、Ⅱ式为溜肩，深腹。Ⅲ式腹为圆球状，折肩。其发展趋势是颈部略变粗，深腹演变为圆球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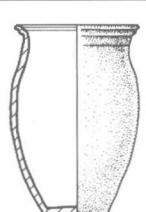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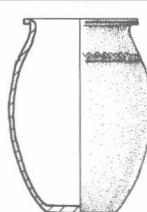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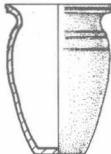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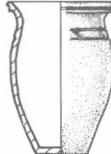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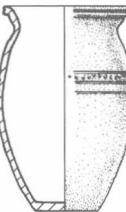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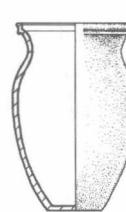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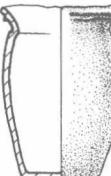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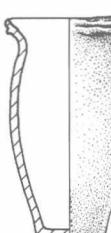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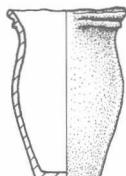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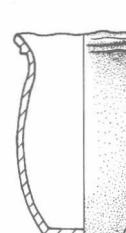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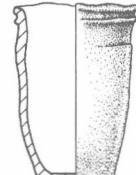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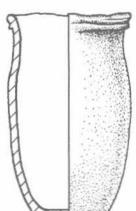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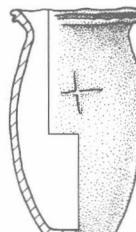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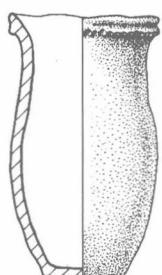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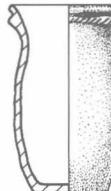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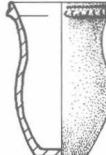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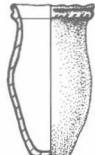
短颈壶。Ⅰ式口沿重唇，长腹。Ⅱ式重唇，口沿经过慢轮修整，鼓腹。Ⅲ式呈圆鼓腹。其演变趋势是重唇经过慢轮修整，长腹变圆鼓腹。

盘口壶。Ⅰ式重唇，口沿手制，肥颈，大平底。Ⅱ式重唇，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圆鼓腹。其发展趋势是口沿手制，经过慢轮修整，肥颈稍变细，大平底变为小平底，腹呈圆球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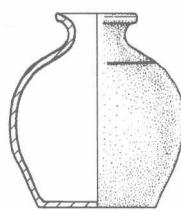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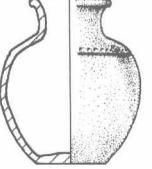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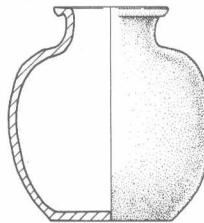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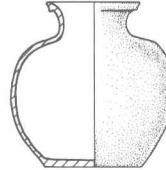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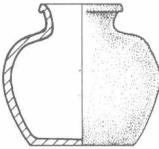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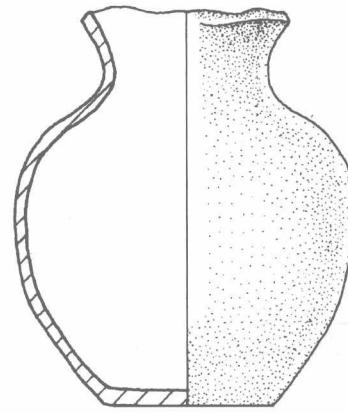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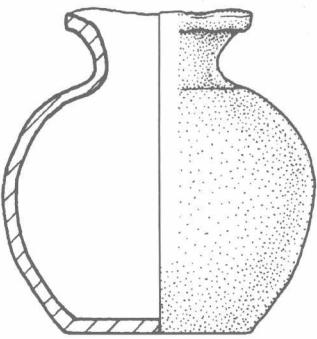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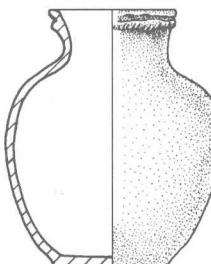
依据墓葬结构和形状、出土器物以及参照以往其他地方发掘的渤海墓葬对照，可以大体确定各期器物和不同形状墓葬的相对早晚关系。遗憾的是缺乏相关资料，不能定出每个墓的明确年代。

第一区墓葬，从形状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肯定早于第二期墓葬。第一区墓葬中长方形石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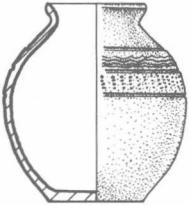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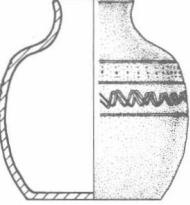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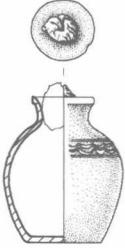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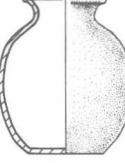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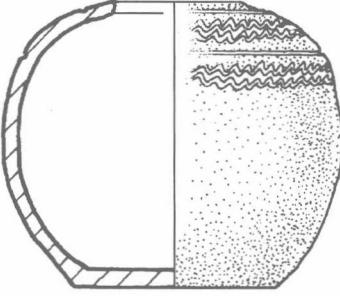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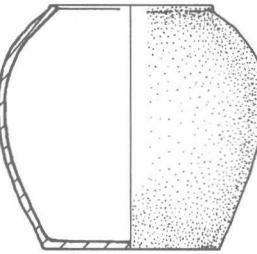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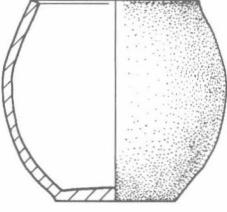
图六八一 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墓地陶器分期图

器物名称 分期	长腹罐							
三期				V式 M2022:2	V式 M2157:1	V式 M2064:1		
					IV式 M2264:2	IV式 M2279:4	IV式 M2005:2	IV式 M2264:1
二期					III式 M2045:1	III式 M2165:3	III式 FT1:1	III式 FT2:2
					II式 M2020:2	II式 M2166:2	II式 M2249:1	
一期					I式 M2280:8	I式采集11	I式采集12	I式采集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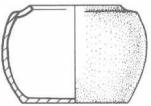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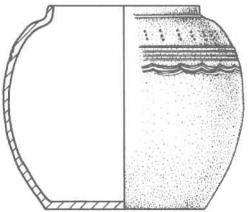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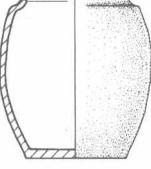
图六八一 (续)

器物名称 分期	鼓腹罐				
三期					
					
二期					
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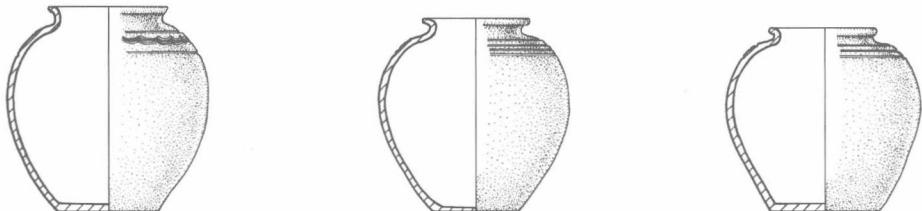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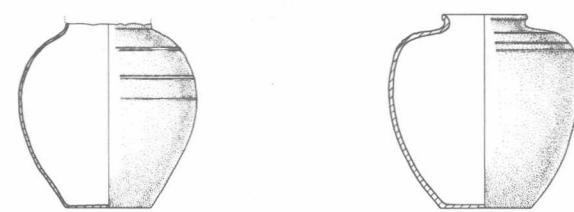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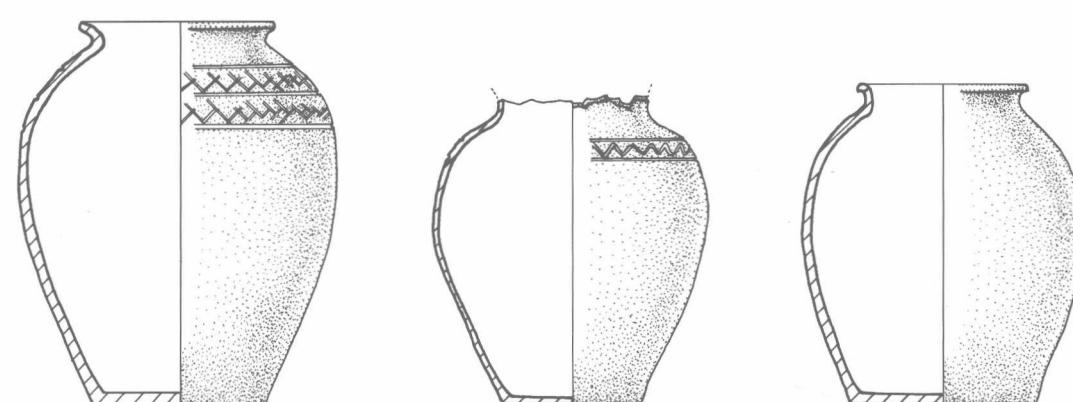
图六八一（续）

器物名称 分期	长颈鼓腹罐	深腹罐	敛口罐
三期	 <p>II式 M2161:7</p>  <p>I式 M3034:1</p>	 <p>II式 M2194:3</p>  <p>I式 M2205:23</p>	 <p>III式 M2289:1</p>
二期			 <p>II式 M2138:1</p>  <p>I式 M2040:1</p>
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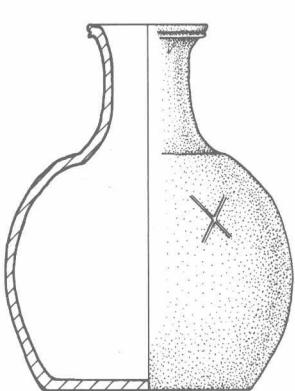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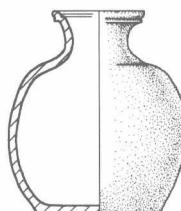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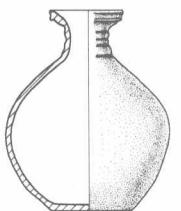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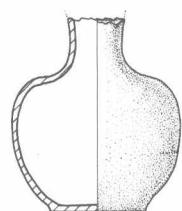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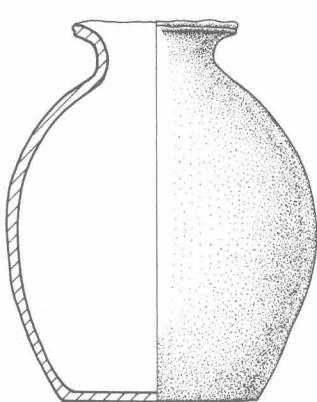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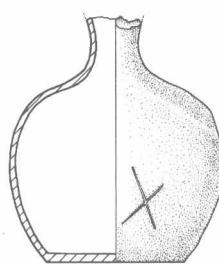
图六八一（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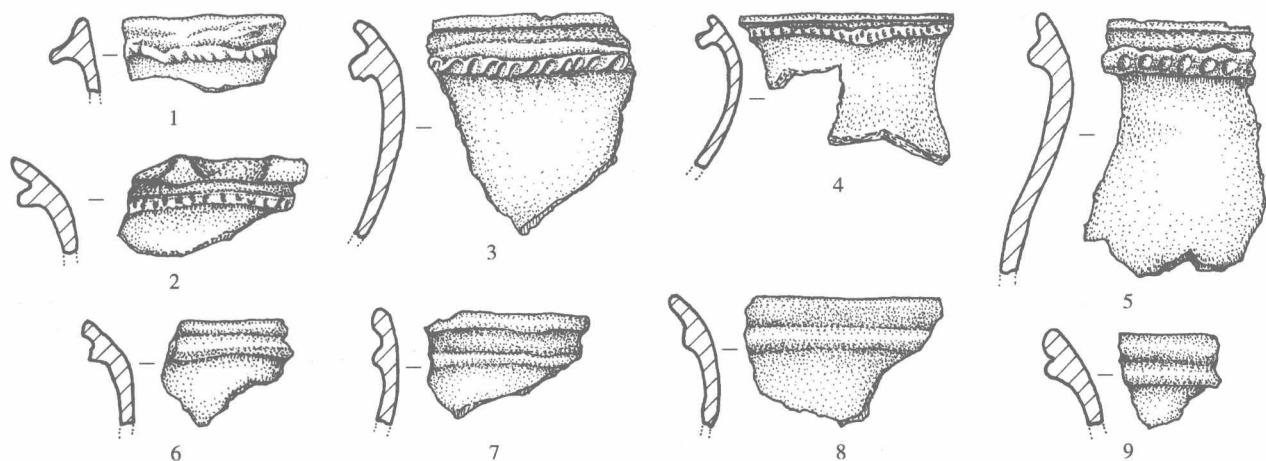
器物名称 分期	子口敛口罐	直口罐
三期	 II式 M2166:3	 II式 M2318:1
二期	 I式 M2171:2	
一期		

图六八一（续）

器物名称 分期	瓮
三期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II式 M2258:1 III式 M2184:10 III式 M2311:1</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I式 M2260:2 II式 M2261:20</p>
二期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式 M2194:1 I式 M2165:4 I式 M2123:5</p>
一期	

图六八一（续）

器物名称 分期	长颈壶	短颈壶	盘口壶
三期	 III式 M2034:3	 III式 M2174:1	 II式 M2182:2
二期	 II式 M2001:115	 I式 M2020:1	 I式 M2001:116
一期			



图六八二 第一墓区出土的长腹罐口沿

1~5. I式长腹罐口沿 (M2320:2、M2227:1、M2231:2、M2233:5、M2233:1)

6~9. II式长腹罐罐 (M2241:2、M2241:3、M2241:1、M2227:2)

占 41%，未发现刀形墓和铲形墓，而恰恰都是无墓道的墓葬。长方形墓的墓室都矮小、简陋，它保留着较多早期的特点。墓葬出土的陶器也普遍保留着早期特点（图六八二），明显早于二期陶器，充分说明长方形石室墓早于刀形墓和铲形墓。

第二区墓葬均属第二期和第三期。墓地出土的陶器的陶质，制法及同类器物的形状相近，墓葬年代应相去不远，始终保持着相互衔接的关系。从墓葬形状及随葬器物分期相比较，可以断定刀形墓和铲形墓修筑的年代应晚于长方形石室墓。长方形、刀形、铲形墓同样都是封土石室墓，但是很难说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和演变关系。但是同一时期不同形状墓葬的兴衰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发展趋势和相对年代。铲形墓在第三期比例中占 43%，刀形墓占 23%，长方形石室墓只占 14%。属于渤海晚期墓葬的和龙北大、海林山嘴子等墓地中铲形墓的比例明显增多，这就足以说明，铲形墓应是长方形石室墓和刀形墓进一步演进和完善的结果（附表八）。

该墓地编年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

首先，参考 C-14 测定数据。虹鳟鱼场墓地 M2283 人骨测定年代为距今 1072 ± 79 ，树轮校正年代为 AD898–1036 年。测定 FT6 中的木炭年代距今 1520 ± 60 年。进入历史文字记载以后，C-14 测定的年代只能起到参考作用。

其次，对照其他地方出土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从墓葬形制上看，虹鳟鱼场墓葬和敦化六顶山^[1]、安图东清^[2]、和龙北大古墓群^[3]、海林山嘴子^[4]、海林三道中学^[5]等渤海墓葬形制相

[1] 《六顶山与渤海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1997 年。

[2] 《东清渤海墓葬发掘报告》，《渤海史研究》3，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3] 《和龙北大渤海墓葬》，《延边博物馆文物》，1994 年 1 期。

[4] 孙秀仁：《略论海林山嘴子渤海墓葬的形制、传统的文物特征》，《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5] 《未刊稿》。